

哈德门沟的风和沙

□陶志浩

都知道内蒙有风沙,但没到过内蒙古西部的人可能不知道,一年中风沙最猛烈的时节是公历四月——正是江南阳春三月的好时光。

公元1976年,就在这一年的四月中旬,我高炮W师奉命西进,直奔包头。到达包头的这一天,见到的是什么样的光景?——

风在呼啸,沙在狂舞。坐在牵引车的驾驶室里见到沙被风刮成漩涡,一个接着一个的漩涡向前涌去,又忽地转身直扑车窗;沙又像浪向前奔腾,有着什么也阻挡不住的气势。一阵狂风将沙扬起,遮天蔽日;而乱石在没命地滚动,不知该奔向何处?

风是看不见的,但在内蒙,风就在你的眼前,就在你的耳边。

出了哈德门沟的师部大院向右转弯便是后山,而向左再向前便是前山,便是包头,哈德门沟是前山后山的交汇处,真正的风口浪尖。

风

知道了,每年的四月会有狂风骤起;慢慢又知道了,四月的风为什么会这样猛烈!

内蒙的寒冬太漫长,阻挡着春的脚步,压制着万物的复苏。四月的风在怒

吼,发誓要赶走寒冬;四月的风在呜咽,这是负伤后的悲鸣。这是一场殊死的搏杀,战场上空是漫天的黄沙。

想起了白娘子,为了救许仙,她毅然决然掀起水漫金山!同样,内蒙四月的春风,为了万物生灵,搅动黄沙漫天。

一阵阵的怒吼,一声声的呜咽,不知经过了多少日,不知经过了多少夜,忽然有一天,风声戛然而止,惊愕中,抬头远望,可见一片片淡淡的绿色,俯身低头可以见到有一片嫩叶正奋力钻出冰冻太久的黄土,嫩叶上有一滴极细微的露珠——

风走了,在哈德门沟这么多年,竟一直不知道风是四月中的哪一天走的。来得这么猛烈,走得却这样无声无息。我确信,那嫩叶上的露珠,是她走时流下的泪,是她搏杀时滴下的血,是她吻别嫩叶时挤出的乳汁。

诗人说,不经历风雨,怎能见彩虹?哈德门沟的军人说:不经历风沙,怎能见绿色?有哈德门沟见证:内蒙四月的春风是大地万物的母亲。

沙

一夜狂风,一早推开门,门前拥着一堆沙;打开窗,窗前挤着一片沙,可

能想进你的门,可能想进你的屋,终于没有进来。沙呵,让人讨厌的沙!

但别!你想远一点,想一想蔚蓝的大海,你一定会爱上大海,但你可知道与大海相依相偎又相拥相吻的是什么?是沙滩。

你再想近一点,就想一想内蒙的草原,多少人有这样一个心愿:等到草原最美的季节,有人陪你一起去看草原。但你可曾知道,与草原唇齿相依的是什么?是沙漠。

沙很纯洁,她与美只隔着一张纸的距离。

站在哈德门沟的山坡上向南望,可以见到二连的炮阵地,八门火炮昂首挺立,炮口怒指蓝天。想到了长城,这是钢铁铸成的长城。想到了守护与操作大炮的将士,在全军数百万将士中,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分子。哈德门沟告诉我们,这里是长城的其中一段,我们中的每一个,是长城中的一块砖,一粒沙。

沙,打着漩涡的沙;如浪前涌的沙;空中飞舞的沙……

你纯洁,你壮美,你坚韧,你忠诚,你是铸成祖国长城最核心的元素。

如果有一天回到哈德门沟,我一定要掬起一捧沙……

难忘那一年半

□王霖生

1970年夏天,我们70届与69届大学生一起毕业分配了,我回到了浙江。当时规定,毕业生先集中到军垦农场劳动后再分配,省外来的统一去了安徽省当涂县的丹阳湖农场。

农场是解放军在长江边的丹阳湖里筑堤坝围垦起来的。我们连住在用芦苇、油毛毡稻草搭建的五个大草棚里,沿着大堤一字排开。在农场呆了一年半,主要任务是营建(修自己居住的破草房,建新营房)、加固大堤和种水稻。

一直说解放军是个大学校,从生活上来讲部队生活和学校生活类似。但两者有着最大的不同——前者是“换命之交”!

官兵一致

当年经常要开会开展自我批评,抖搂自己的隐私、丑事。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,但营副教导员在全营大会上、我们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自我批评的报告,却让我吃了一惊。

他们中的一位讲,自己为亲戚谋了利益,另一位讲,自己嫌弃妻子(他的妻子曾经来过我们连,还和我们一起劳动过)。听得出来,他们的检查很深刻、很诚恳,而也正是他们的自我坦白、勇敢剖析,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官兵一致。

也许你会说,这些破事有啥稀罕的,但我深深感受到,部队里的官兵一致,一致的不仅是生活和劳动,还包括思想——无私,这与学校里师生、同学关系是不同的。

连长讲的故事

在秋收动员大会上,连长讲了个故事:丹阳湖年年发大水,几年前洪水特别大,为了群众的安全,领导决定炸坝蓄洪。但缺口一打开,汹涌的洪水会顷刻卷走一切,包括炸坝的战士。为此由战士们自我报名,组建敢死队,埋好炸药,写好遗书,准备牺牲!幸亏第二天雨停了,大堤保住了,大家的生命也保住了。

当兵,就时刻准备着用生命保卫祖国,这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。连长讲着讲着,就讲到了我们的排长——他,就是当时的敢死队员之一!我们都看向排长,只见他红着脸,微笑着,一副羞涩的表情,我更加肃然起敬了。啊,原来英雄就在我们身边!

掷手榴弹

以前,我总嫌指导员唠叨,但在一次掷手榴弹的训练中,我对他的印象改观了。

在排队准备时,我的两腿已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,心里狠狠地骂自己没出息。轮到我了,前面是个马蹄形的土堆掩体,指导员拿着一个木柄手榴弹,拧开了柄上的盖子,拉出里面的线绳,把线头上的环套在我的右手大拇指上,又叮嘱了一遍注意事项,拍了拍我的肩膀站到了一边。我其实根本没听进去,走到掩体前把手榴弹扔了出去,平时能扔20米,今天只扔了五六米,真丢脸。按规定我该立即在掩体里卧下,可我想看看爆炸效果,依然站着。指导员立马猛扑了上来把我压在了身下。这一刻,我深深体会到了战友间的生死情!

我留下了那个环和一块拇指大的弹片。

我也有过“壮举”

农场用上电动打稻机后,我被安排当了电工。说是电工,其实什么也没有,没有工具也没有防护用品,只有一点胶布,一把尖嘴钳还是我自己的。

我这电工负责修理打稻机和管理电缆。所谓电缆都是些报废的电线接起来的,经不起反复拖拉(打稻机是要移动的,所以电缆也要跟着拖动)。打稻机是新的,不会坏,我的大量工作是保证电缆不被拖断或破损漏电。

秋收时,电缆真出故障了。可电缆有三根相线,哪一根断了?断在哪里?大家在等着,而我连验电笔都没有!实在没办法,就用手去试,电线有电就会触电(麻),哪一根不麻就说明断了。整个工期我都是用手去试的。苍天保佑,平安无事。

秋收结束后我被表扬了,又在全连大会上进行了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”的演讲。因为出色的工作,还被吸收加入了共青团。

炸堤,是当年排长他们的任务;打靶时保护我,是指导员的任务;同样,打稻时保证供电,是我的任务,在他们无声的影响下,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!

一枚纪念章

□陈中

每到8月1日这天,表哥都会拿出家中珍藏的一枚“抗美援朝纪念章”,仔细端详抚摸……

这枚纪念章是铜质的,主体为五角星外围加放射性光芒,五角星的五个角上镶嵌珐琅,毛主席侧面头像被左右对称的麦穗围绕,头像下沿标有“抗美援朝纪念”字样,端系红绸和金丝镶嵌编织的绶带,显得神圣而庄重;背面铸有: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1951”字样。纪念章图案美观,色彩亮丽,制作精细,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
这枚纪念章,是“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”颁发的,拥有者是我的大姨朱菲菲。舅舅曾向我讲述:1951年1月,天空雪色,大姨刚满19岁,还是温州卫校的学生。当时女孩子读书的很少,能上卫校能有很好的前程。可大姨瞒着父母,在学校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,到了部队后才让人告诉父母。

当时,外公是温州工业技术研究所的工程师,工作非常繁忙,我母亲和舅舅都还上小学和幼儿园,裹足的外婆没请保姆,柴米油盐,照看孩子,相当吃力,没人的时候常常落泪。大姨每每想到家里的境况,也是不胜依依,可是舍小家为大家,大姨坚定这个信念。

入伍后,大姨先参加军政业务培训,后随志愿军转战通化、安东。大姨在后勤部队从事会计等事务性工作,主要是为人朝部队采购武器、弹药、被服、粮食,为回国休整、治病、养伤的军人联系收治、转移、书信转送等。1954年春,大姨随部队回国。参战的女兵集体转业到地方工作,大姨被分配到苏北农村,土地是盐碱地,不如浙江鱼米之乡。大姨决心为第二故乡奉献自己的光和热,在淮安乡下从事妇幼工作12年,手上磨了老茧,先后为淮安8期助产士培训班当过教员,培养了一大批助产学员。退休后,她还接受返聘,继续发挥余热。

这枚纪念章,是大姨家的无价之宝。那上面,浓缩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,凝结着成千上万战友的鲜血,见证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!

红色四明

坐落在浙江宁波西部的四明山革命根据地,曾是我国19个革命根据地之一,也是中国南方七大游击战区之一。在抗日战争期间,这里的人民用血、用生命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。
□刘彦勇

